

长
篇
章
回
小
说

下

仁义军

Changpian Zhanghui Xiaoshuo

王凤林◎著

RENYIJUN

“九·一八”东北沦陷后，
原热河省东部（现辽宁省西部）地区喀喇沁左翼旗也于1933年初相继沦陷，
从此，这里的蒙汉百姓受尽日本人的欺侮，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时期，鬼子、蒙汉奸，无恶不作；土匪胡子，鱼龙混杂……
以郭文连为首的走投无路的黎民百姓，聚众上山，
男为匪，女为缙，拉杆子，报名号，自觉地走上了反伪抗日的道路，
在热东辽西反伪抗日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文史出版社

长
篇
章
回
小
说

下

仁义军

Changpian Zhanghui Xiaoshuo

王凤林◎著

RENYIJUN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仁义军 / 王凤林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034-6590-1

I. ①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3941号

责任编辑: 程 凤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51

字 数: 888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 (上下册)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六十一回	老狼独战牛蹄山 晓田大摆人肉宴·····	(373)
第六十二回	仁义军祭奠张国栋 王子文弃守警察所·····	(380)
第六十三回	送叶子引蛇出洞 报家仇击毙晓田·····	(387)
第六十四回	胡小虎四处行凶 李春阳全家遇难·····	(393)
第六十五回	贪天功日高殒命 念父母巴图探家·····	(400)
第六十六回	林半仙上山报信 高文静远走昌黎·····	(407)
第六十七回	隐昌黎姐妹分手 遇表哥旧情复萌·····	(413)
第六十八回	念旧情祥瑞说根底 设巧计巴图巧脱身·····	(419)
第六十九回	探妻儿文连生妒意 说共产巴图遇知音·····	(426)
第七十回	昌黎初品游击术 天津学习共产经·····	(433)
第七十一回	学共产举棋不定 困异乡托付终身·····	(439)
第七十二回	娶金凤梅开二度 搞暴动首立头功·····	(446)
第七十三回	反伪抗日重归故里 共产自卫合纵连横·····	(452)
第七十四回	郭文连典鞭谋大计 自卫军夜袭朝阳城·····	(458)
第七十五回	仿八路建立政府 搞共产平均地权·····	(465)
第七十六回	反劳工遭遇王府马队 战满军离间日满军人·····	(473)
第七十七回	谷口利朝阳开会 郭大顺金地擒贼·····	(480)
第七十八回	八师团重兵围剿 自卫军夜里突围·····	(486)
第七十九回	林半仙上山当说客 郭文连绑票遇麻烦·····	(492)
第八十回	郭文连发表文告 谷太郎许愿封官·····	(499)
第八十一回	图钱财义德劫持谷口利 结怨仇蒙根倒杀回马枪·····	(506)
第八十二回	巴图游说总队长 金凤击毙谷口利·····	(513)
第八十三回	太郎刀劈杨石匠 文静智斗“买卖人”·····	(520)
第八十四回	弃双枪文静救子 走单线巴图寻人·····	(527)

第八十五回	旧情人狱中见面 新党员承德脱身·····	(534)
第八十六回	木头城自卫军中计 佑顺寺李金凤逃生·····	(542)
第八十七回	郭文连独闯佑顺寺 李金凤暗偷公文包·····	(549)
第八十八回	郭文连劝酒品人性 红枪会反水当逃兵·····	(555)
第八十九回	郭文连火攻弹药库 王国富计降李东来·····	(562)
第九十回	李东来潜回旧部 郭文连隐居天津·····	(570)
第九十一回	小白龙下山遭陷害 樊九州用计捉奸贼·····	(577)
第九十二回	秃耳朵命丧大车店 樊九州流落樱桃沟·····	(584)
第九十三回	樊九州绝地遇凶险 薛有朋家中赴黄泉·····	(590)
第九十四回	邸祥瑞潜身王爷府 共产党渗入喀左旗·····	(596)
第九十五回	住客店李东来自揣心事 遭暗算仁义军难出店门·····	(603)
第九十六回	郭大顺车店遇难 李金凤奉天遭劫·····	(610)
第九十七回	返故里豺狼当道 过早海魔鬼挡墙·····	(617)
第九十八回	陷青楼女绺遭蹂躏 欲赎人嫖客被抢劫·····	(625)
第九十九回	李东来潜回喀喇沁 邸祥瑞私见额其王·····	(632)
第一百回	程千里暗送情报 李金凤情死奉天·····	(640)
第一百零一回	秋燕移情心暗许 蒙根好意帮倒忙·····	(647)
第一百零二回	莫王借势安滕贺 巴图命殒红枪会·····	(655)
第一百零三回	特搜班暗行乡里 自卫军名存实亡·····	(662)
第一百零四回	王国富一人当道 石俊峰百牛劳军·····	(668)
第一百零五回	李凤春家乡遇害 石俊峰兴城被捕·····	(675)
第一百零六回	苏顺昌偷设美人计 郭文连喜过元宵节·····	(681)
第一百零七回	郭文连金蝉脱壳 仁义军羝羊触藩·····	(688)
第一百零八回	石俊峰身回喀喇沁 郭文连心归共产党·····	(695)
第一百零九回	郭文连误中八卦计 林玉玺暗得悬赏金·····	(701)
第一百一十回	林半仙逛窑子千金买笑 老先生吞秘方一命归天·····	(707)
第一百一十一回	走赤峰牛车出故障 送饺子表哥装好人·····	(713)
第一百一十二回	拒号饭郭文连小节不亏 忍酷刑石俊峰大义凛然·····	(720)
第一百一十三回	法庭里舌战水口 集市上语惊世人·····	(727)
第一百一十四回	临刑前牙咬石冢 魂去后血染家书·····	(735)
第一百一十五回	明月高悬子侄收尸 人情冷暖亲朋问讯·····	(742)
第一百一十六回	高文静冒雨吊孝 林半仙趁火打劫·····	(748)

第一百一十七回	火神庙前人头示众	棒槌山下魂魄归天·····	(756)
第一百一十八回	张炳谦巧遇苏天馥	高文静智逃立龙山·····	(763)
第一百一十九回	喀左旗迎来光复日	王国富跌入鬼门关·····	(770)
第一百二十回	有情人终成眷属	无产者联合起来·····	(779)
后记：以章回之体 载英烈之魂·····			(790)

第六十一回 老狼独战牛蹄山 晓田大摆人肉宴

诗曰：

一人独战牛蹄山，料想今生去不还。
断臂岂能断魂魄，长枪高指问苍天。

老狼离开西面山崖，跑着赶回到老虎洞的北坡山梁上，他趴在梁顶上向北面、东面望去，下面黑黢黢、静悄悄的，没有了枪声、炮声，只是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声。他回头看了看身边，只有自己一个人，便无声地哭了，眼泪顺着满是胡茬的脸颊往下流，流到嘴角，咸咸的。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断臂，心里充满了悲壮，妈的，俺可能得死在这里了。他打了一个寒颤，感到一阵凄冷，夜里的风吹落了身上的汗水。他望着下面的影影绰绰的村子，心里骂道，奶奶的，你也别想睡踏实了。他拉出机枪，“嗒嗒嗒”就是一梭子，山下村子里的狗便朝着这个方向大叫不止，也传来几声人的声音。他笑了，拎起枪，大步跨到东山坡，倚在一棵松树上，“嗒嗒嗒”，又是一梭子，恨恨地收起枪，回到老虎洞。路过水香的坟前，他站了一会，心里说，水香啊，别害怕啊，我孙老狼留下来给你做伴！

他在洞里摸了半天才摸到一个有半壶水的水壶，他仰起脖子，喝了一小口，剩下的水想留下白天喝，又一转念，自己还有没有白天呢？哼，白天？他一扬脖儿，将水壶的水喝个一干二净，他晃了晃水壶，“忽”地一下扔出洞口，水壶滚下山坡，摔得“哗啦哗啦”响。他累了，头倚在石头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眼前一片红光，老狼觉得是自家的破草房着了火，家里的人都在呼喊救火，他一跃而起，头碰在洞顶上，这才知道自己睡在老虎洞里，刚才是做个梦。天已大亮，太阳光斜照进洞里，红光一片。他走出洞外，伸了个懒腰，真舒服，好几天没睡过这么一个好觉了。他向山下望去，家家屋顶上升起了炊

烟。那炊烟混着秋雾，扭成一条雾的长龙，漫漫向山丫口飘来。孙老狼转向回到洞里，想找点吃的，可啥也没找到，他丧气地将几个破口袋扔到地上，三下两下换上蒙根给他的满军的服装，将那把短枪掖在腰上，扛起机枪，走出洞口。

偌大的牛蹄山，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够为弟兄们打马虎眼，他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兴奋和自豪，不由得唱了起来：

高高的山啊，喇叭花开——
远远的草甸子啊，节节草长出来——
跑青的羊儿，乐开怀——
跑到跟前儿啊，却吃不来——

蓝蓝的天上啊，白云飞——
盘旋的老鹰啊，你找谁——
不见兔子不见鸡——
只见那小河‘哗啦啦’地流清水——

仁义军啊，是那震天的雷——
劈死那妖魔鬼怪劈死那日本鬼——
顶天立地男子汉——
纵然一死也不后悔——

他喊的是梆子腔，悠远而苍凉，高亢而悲壮……他料想，大当家这时早就带领着弟兄们下了山，也许正在哪个山村吃着早饭呢。

山下的鬼子警察满军，听到他喊的梆子，还以为仁义军在山上硬抗着呢，“山炮压顶，围而不打”已经到了第三天了，他们以为仁义军早该精疲力竭了。

吃完早饭，谷口利下令攻山。先是一阵山炮猛轰，直打得山石乱迸，树叶纷飞。炮停了，山上一点动静也没有。

谷口利有点疑惑，指挥队伍向上围去。孙老狼趴在公鸡石上边的一丛荆棘里，单手握住机枪的枪托，瞄着下面涌上来的鬼子扣动了板机，“嗒嗒嗒，嗒嗒嗒”，一下子射倒了三四个鬼子。鬼子们遇到阻击，立刻趴下，边向下喊：“山炮支援——”

老狼趁机向那木吉的四十一团方向奔去。

老狼钻进东面坡下的一个小洞里，不敢露头，听着上边搜山的声音。下边的满军往上攻，边走边叫喊，那是那团长命令士兵在虚张声势，做给谷口利看的。

一队满军看到山洞里有人，举枪喝道：“把枪扔出来！把枪扔出来！”

老狼扔出那把手枪，钻出洞来。几个满军上前，押上他去见那团长。

来到团部，见到那团长，老狼说：“那团长，郭当家和巴图早就跑了，你看我这个样子。”他甩了甩空袖子，“跑是跑不脱的，只好留下……巴图让我找你来……”

那团长小眼睛转着，看着周围的人，厉声说：“好你个胡匪……来啊，给我绑了，押到下面，就地处决！”

两个勤务兵上来，七手八脚地就给老狼上了绑，孙老狼大骂：“我操你妈，你们还配是满洲国的国兵吗？你还配是蒙古人吗？就这么不仗义吗？巴图啊，你可害了哥哥啦——”

“把他的嘴堵上，叫他去阎王爷哪里去骂吧。”那团长命令勤务兵。又转身对那些看热闹的士兵骂道：“还不快去搜山，别让仁义军跑了！”

他给勤务兵使了个眼色，大声说：“去，拉到杠子下崩了他……”说完，就往山上攀去，指挥各营搜山。

勤务兵扯着老狼就往下拖。老狼杀猪般地叫着：“那木吉，你不仗义，你不得好死，你等着，仁义军早晚扒了你的皮，端了你的家。”

那个勤务兵不管他如何叫骂，拖着他下到沟底……小声说：“快跑吧，往杠子沟里跑，沟外是朝阳的鬼子和警察。”

孙老狼愣了一下，好你个那团长，你跟我演戏啊……撒开腿就跑。

跑出不远，身后响起了三声枪响，吓得他摔了个大跟头，还以为遭黑枪了呢，回头一看，勤务兵正对着沟底下的土堆子开的枪。

老狼跑到杠子沟里，钻进了一家院子。一个老太太站在屋门口，见了他，立刻回身要关上门，老狼就“扑通”跪下：“大娘，给我一口水喝吧。”

“你们不是去打仁义军去了吗？干啥跑回来啊？还要水喝？”老太太对满军和警察没有好印象。

“大娘，我是仁义军啊。”

“你是仁义军？”大娘看着他身上穿的衣服，露出不相信的眼光。

“我真的是仁义军，这是我借他们的衣裳穿的，要不下不了山啊。”

老太太半信半疑，但还是回屋给他端出一碗凉水……

先到崖顶的警察发现了仁义军坠悬崖的榆稍要子。谷口利气急败坏地大骂，他抢过一挺机枪，趴在地上，对准悬空的榆稍要子“嗒嗒嗒”一阵扫射，将榆稍要子打得粉碎，粉碎了的榆稍要子纷纷飘落到悬崖下……

牛蹄山一仗，没有彻底消灭仁义军，谷口利很失望。这一天，谷口利带着王国富来到大城子警察署散心，晓田像接待亲爹似地接待谷口利，全体警察署的警察和日本宪兵列队欢迎，又是放炮又是吹号闹得大城子半条街不消停。晓田知道谷口利山珍海味吃腻了，就想设法张罗特殊菜肴。

“大佐先生，今天我让您尝个鲜儿……”

“什么新鲜玩艺儿？”

“保管是大佐从未尝过的新鲜‘菜’……”

“何不把四十一团的那团长请来一起尝鲜？”谷口利建议。

“好的。这就去请，这就去请。”晓田答应着，叫李玖前去请客。

李玖狗似的去了四十一团。那木吉本来不想与大城子警察署有过密的交往，但有谷口利在，他不得不过来。

“大佐光临，那某不曾迎接，望恕罪。”那木吉客气地说。

“那团长忠于大满洲国，忠于大日本皇军，功劳大大的。”谷口利也客气地说。他们二人曾经有过不愉快的交往，都有点心照不宣。

晓田命令李玖提马上审“反伪抗日分子”，他亲自审问。

晓田在审讯席上斜坐着，身边站着两个自己的亲信，恶狠狠的样子。不一会儿，李玖带来一个叫王福的青年“抗日分子”。王福一进来就破口大骂：

“小鬼子，你们不得好死，你们占了沈阳又占承德，打进山海关，占了北京城，你们不是侵略是什么？”说着，激动得用手指着晓田的鼻子骂。

晓田冷笑着，回头抬脸去看那两个亲信，好像询问着什么。一个端托盘的亲信嘟哝一句只有晓田能够听得见的话。晓田嘿嘿地笑了：“来啊，绑起来。”

几个日本兵上前，虎狼一般，将年轻的“抗日分子”王福捆绑在审讯室的大柱子上，嘴里塞上毛巾。

晓田命令李玖：“你的，动刑地干活！”

李玖哪敢怠慢，与另外几个警察一起，抡起鞭子，一顿毒打。王福昏死过去。

晓田走上前，绕着王福转了一圈，还用鼻子在王福身上嗅了嗅，“嘿嘿”地冷笑着，说“哟西，哟西。”

他走回到座位上，向后一摆手，两个亲信面无表情地走上前，从托盘里取出手术刀剪，对准王福的腰间肋下下了刀子。

李玖在一边看着，心里直发毛。明晃晃的刀子下去，王福的肋条就露了出来。王福一下子醒过来，“呜呜”地挣扎着，但却说不出话来，身体扭动着，鲜红的血从肋间流下来……

一根根肋条被剔出来，白花花的，粘着肉丝血块。鬼子的刀子锋快，剔在肋条上“嘎嘎”响，可怜那王福一会又疼得昏死过去。

血流了一地，发出一股腥气味。李玖用手捂着鼻子，侧过身子看着晓田，晓田却笑得满脸起油星儿。

明晃晃的刀子剖开了王福的小腹，那个日本人伸手进去，抠了好一会，摘出了一对血淋淋的腰子，放在托盘里。王福的身子动了动，头歪向一边。

晓田走上前，用手指了指王福的头顶。两个亲信心领神会，答应一声，便用一把小锤儿“扑、扑”两下，敲开了王福的天灵盖，双手伸进头颅内，捧出一捧白花花的脑子，好上边还粘着根根细小的血管……取出脑子，又剖开上腹，取出了心、肝，同样放进托盘。

晓田一挥手，命令两个亲信将从王福的身上取下的这些东西交给李玖。李玖颤颤地接过来，手有点抖。

“你的，送到厨房的干活。”他伸手指了指王福的腰子，“这个的，爆炒的干活。”又指了指王福的脑子，“这个的，清蒸的干活……”

李玖答应着，双手伸直举着托盘去了厨房。

老厨师接过托盘一看，觉着不对劲，就问：“哎，署长，怎么是你亲自送菜啊？这是羊腰子羊脑子？不对啊，羊的没有这么大啊。牛的？也不对啊，牛的没这么小啊？这是啥牲口的？”

李玖吱吱唔唔地说：“外面送来的，你就别问了，让你做啥你就做啥。这个，爆炒，这个，清炖，多放佐料多放姜啊。”

老厨师还想知道到底是啥动物的腰子：“我做了半辈子菜了，还没见过这样的下水，莫不是……”

李玖嫌他事多，就说：“这年月，知道那么多干啥！”转身走出了厨房。他知道，王福的尸体还得自己安排人去埋掉。

老厨师将李署长送来的“菜”上锅一炒，炒出了满屋的腥气，他一阵作呕，呕得半天上不气，眼泪都流下来了。“哎，巴不准就是人的腰子、人的脑子。作孽啊，作孽啊，老天不长眼睛啊！”

在招待谷口利的晚宴上，晓田得意洋洋，一个劲地给谷口利布菜：“大佐阁下，这菜的味道如何？这可是喀喇沁所特有的啊。”

“哟西，哟西，你的，大和民族美食家的干活。”谷口利吃了一口爆炒腰花。

王国富也在一边附和：“喀喇沁左翼牛羊多，肉质鲜美，连这脑子和腰花也别有风味啊。”说着也动筷跟着品尝。

那木吉那团长汉语说得不好，日语就更不懂了，他很少说话，只是闷头喝酒。他吃了几口晓田夸奖的菜肴，觉得味道不对，就很少动筷。

李玖只是劝着，自己却往青菜上够，别说吃啊，看着就往上呕。但他强压着自己的嗓子，不让他呕上来。

晓田听王国富说是牛羊腰子脑子，觉得“不能把肉埋在碗里”，就纠正说：“你的，不明白的干活。这是人肾人的脑髓，是大补的，我是特意给大佐准备的。”

王国富一听，傻了，感情刚才吃进肚子里的是人腰子人脑子，他有点吃不下去了，但一想，自己不能给找麻烦。于是，就说：“晓田队长真是够意思，够意思，这么孝敬大佐先生，小的佩服，佩服。”

晓田举起酒杯：“来，祝大佐先生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那团长知道晓田用人的腰子脑子心肝招待谷口利，心里老大反感。

谷口利吃得心满意足，晓田又鼓动王国富和李玖给谷口利敬酒。谷口利举着酒杯，瞪着发红的眼睛说：“好办法，好办法，将那些抗日分子挖腹剖心，一举两得啊！晓田先生不愧为大和民族的英雄！”

那团长举起酒杯，对谷口利说：“大佐先生，本次剿匪，你的功劳的大大的，我敬你一杯。”

谷口利假装客气地说：“那团长，大日本帝国的朋友，日满亲善，日满亲善地干活。”说完，二人碰了杯。

这个晓田，全名叫晓田春叶，出生在日本静岗县滨松市。自从九·一八以来，多次立过战功，受到大日本皇军司令部的嘉奖。

谷口利借着酒劲，对晓田说：“热东胡匪猖厥，尤其是仁义军，下一步，分散围剿地干活。为了消除匪患，各个警察所限期两个月内将散落在民间的各式枪支武器收缴上来，统一集中到旗公署警务销毁！”

晓田一声“哈依！”举杯自干了一杯，表示坚决执行命令。

那团长假借不胜酒力，先退了席。回到团部，他要开了酒疯，将各营营长

叫来，臭骂了一通：“你们都是孬种、软蛋，有本事自己出去溜溜，拉杆子，立绺子，那才叫好汉！”

“团长，我们就跟着你了，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我要是眨一下眼睛，就不是我爹种的、我妈生的。”

“咱们的乡亲们，一个个像小鸡似的被人家宰杀，你们不心疼吗，不生气吗？”

他骂够了就哭，哭够了再骂，把水杯子也摔了，桌子也掀翻了，一直折腾到后半夜才睡去……

有诗为证：

大城指导官，心黑称晓田。
走路八字步，杀人不眨眼。
接待谷口利，摆下人肉宴。
举箸尝人脑，下酒食心肝。
无耻频媚上，阿谀露谄颜。
凶狠人中少，歹毒绝世间。
满洲如案板，百姓一锅膻。

第六十二回 仁义军祭奠张国栋 王子文弃守警察所

诗曰：

祭奠水香泪滂沱，滂沱泪水灌心窝。
异乡石冢埋遗恨，遗恨发芽草木多。

深秋草木枯黄，秋风阵阵凄凉。老狼在瓠子沟里史德家养伤已经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史德家里人像对待自家人一样对待孙老狼，感动得老狼认了史德母亲的干妈。

那天，史德放羊回来对孙老狼说：“哥，我刚才在山上放羊时，看见几个人直奔水香张国栋的坟而去，不知道是啥人。”

“是吗……是不是我们大当家的……你再去看看，如果是他们，就说我还活着……”老狼激动地说。

史德答应着去了，他母亲不放心，嘱咐道：“德子，加小心，别不是那些黑心肠的人，离远看准了再过去。”

史德来到公鸡石下的那道土梁，趴在草窠里向下看：六七个人在给水香的坟填土……还有一个女的，穿着一身白衣服，用枯萎的野菊花编着一个花环，边编边往公鸡石下走，边摘红枫叶子插在花环上，还小声地唱着：“小白菜，起小黄，长大了死了娘……”

“干啥的？下来！”巴图发现史德。

史德小心翼翼地走下来。

文连问：“你是瓠子沟的？”

“我是上瓠子沟老史家的……你们还有一个人在我家呢。”

“人？谁啊？”

“姓孙……”

“孙老狼？啊呀，他还活着！”文连听说老狼在老史家，一拍手，招呼大

伙，“咱们快点忙乎，一会去找老狼。”

听说老狼没死，大家乐了，赶紧往张国栋坟上添土。金凤将摘来的红叶插在花环上，正儿八经地放在张国栋的坟头上，然后找了块石头压在上面。

添完了土，献完了花环，六、七个人齐刷刷地坐在坟前，开始烧化纸钱。文连小声叨念道：“国栋兄弟，我们哥几个来看你来了，那天走的匆忙，没顾上给你修好房子，今天都给你修好了，你就放心吧。”

“金凤也来了，你不是喜欢她吗，今天她还给你编个花环，可好看了，放在你的房顶上了，你要是寂寞了，那花环陪着你呐，就当是金凤陪着你吧。”

“你走那天，弟兄们都哭了，不想丢下你，可是没办法啊，仁义军不能让鬼子全吃了，咱们还要把鬼子赶出去呢。”

“寂寞了你给我们托梦，你等着好信吧，咱们一定要替你报仇，什么谷口利，什么晓田，还有狗腿子，咱们饶不了他们！”

姜大巴掌轻声的拉着二胡唱起来：

张国栋啊好水香，你的家乡在何方？

口里的汉子口外混，难道你没有爹和娘？

救国会设在北京城，打鬼子出钱又出枪，

到处组建义勇军，群龙无首乱嚷嚷。

仁义军是好汉邦，反伪抗日保四方，

自从来了张国栋，山上山下打胜仗。

有人说你是土匪，有人说你是共党……

姜大巴掌有滋有味地唱着，唱得悲悲切切，文连也听得入了戏，“唉”了一声：“水香啊水香，可怜你有家难回啊……你只说你是救国会的，可有人说你是共产党，你到底是个啥人呢……不管你是啥人，你都是我郭文连的好兄弟，活着时是我的水香，死了还是我的念想，下辈子有缘，咱们还做兄弟！”

九州拿出一壶酒来，洒在坟上：“好兄弟，你是有墨水的人，可从来没把我这个粗人当外人，虽然你不大喝酒，但还是喝点吧，山上风大天凉，喝酒能暖身子呢！”

祭奠完水香张国栋，人们又去给那些战死在山前山后的十几位弟兄的坟墓添了土，烧了纸。巴图一个个记下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坟墓的准确位置，等到找到他们的家人，也许可能把他们的骨殖起回老家的坟地埋葬。

“走啊，看完死的咱们再看活的去。”九州嘴大舌敞，说话不管不顾。

史德在前面带路，径直来到史家。

孙老狼一见文连和众位弟兄，乐得从炕上跳下地：“啊呀，当家的，我到阎王老子那里报个到，他说我阳寿还有六十年呢，让我回来先帮你灭了洋鬼子，再帮你做了大将军，陪你到老……”

文连一把抱住老狼，眼泪就下来了，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老狼啊，我对不住你啊……”

老狼也哭了：“当家的，这不能怨你啊，你看我这胳膊，哪能连累咱们仁义军呢，这回好多了，我还得跟你们走。”

“那是。晚上我送你去石俊峰家，让他家老爷子给你治好了再说。”文连心里总觉得有些愧对老狼似的。

史德母亲给这六七个仁义军做饭，又打发史德去下烧锅买酒：“就说你爹去玲珑塔给你相媳妇去，给媒人打的酒。”

“知道。”史德答应着去了。

中午饭吃翻障子（烙饼），又软又脆又香，这让文连非常感激：“大娘，你救了老狼，我们都不知咋谢你，你还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好吃的，真让我过意不去啊。”

“傻孩子，咋还一家人说了两家话呢。我都认了他干儿子了，还这么客气干啥。”

正说着话呢，料水的大顺跑进来，“大哥，沟外边过来三个警察。”

“警察？是不是他们冲我们来的？”文连命令巴图，“快带人去看看，沉住气，不到万不得已，别惊动他们。”

巴图带着九州来到沟外，只见三个警察正拖着一个叫“阎老大”的猎户往外走，阎老大虽然被绑着，但嘴却不倒槽：“你们他妈的净听人胡说，我哪里有快枪啊，这把老洋炮跟了我二十多年了，凭啥交给你们？”

“老东西，你还嘴硬，看我不收拾死你。”三个警察紧紧地绑着阎老大。

巴图给九州使了眼色。两人一阵风似地冲上去，三下五除二就将三个警察按在地上绑了起来，用绳牵着这三个黑狗子来到史德家。

三个警察立刻吓得尿了裤子：“郭大当家的，这是王所长派我们来起枪的，我们也不愿意来啊，但给人家当差，没办法啊。”

“谁说阎老大有快枪？你不说实话，老子让你脑袋搬家！”文连说。

“千万别介，这都是所里人瞎猜的。前几天，旗公署警务科下了令，要将

各家各户的私人枪支都收缴上去，这些天，我们都在各村收缴呢。无论到了哪个村，都是有枣没枣打三杆……现在所里已经收缴了二十多条枪了，还真有好枪，收上五六条三八大盖儿呢。”

文连一听，心里乐了：“哎，我说哥仨个，还想活命吗？”文连戏弄这三个警察说。

“大当家的，我们的命原来是爹妈给的，现在就是您老给的。你就说吧，让我们干啥都中。”

“你们所里的那些枪都在啥地方放着呢？”文连打起了枪的主意。

“当家的，你可别打这些枪的主意，都在那个日本人屋里的大铁柜子里放着呢，别说你打不进去，就是打进去了，你也撬不开那个铁家伙，真的，我不逗你。”

“算你有良心。你们所长啥时候给送枪去？”文连在心里核计着，想在他们送枪的半路上截获这批枪支。

“这还不太清楚，不过也快了。收完几个偏远的牌甲就差不多了。”

文连抬眼看了巴图一眼，眨了几下。巴图心领神会，伸手摸出枪来，“呱哒”往炕上一摔，骂道：“他妈的王子文，上次围攻牛蹄山，他给鬼子溜须舔腚，打得可起劲了，打死我们六七个弟兄。当家的，别跟这三个鸟扯了，把他们都拉到沟里去崩了，给咱弟兄报仇！”

那三个家伙一看风头不对，赶紧跪下，“咚咚”地磕头：“当家的，饶命啊，上次我没来了，我在家里看家了。”

“我也没来了，我装病回家了。噢，他来了，那次他来了。”

另一个被指来的也不甘心示弱：“当家的，他们撒谎，我们都来了，只是我在后边催粮催饭着，没上前啊。”

巴图急了，从炕上拾起枪，“咔嚓”顶上子弹，“妈的，都不是好种！走，给我拉出去……”

大顺等几个仁义军伴当上前，扯住他们的脖领子就往外拖。三个家伙杀猪般地嚎叫：“当家的，饶命啊……”

拖到屋门口时，一个家伙抱住门框，吓得裤子都尿湿了，还回头向文连求饶。文连将烟袋往炕沿儿上一磕，说：“不崩也行，你们得答应我一件事……”

“中，中，我们都答应，都答应。”三个家伙重新回到屋里，给文连跪下。

“那好，今天饶你们不死，你们回去扫听着点，你们所长啥时候送枪，从哪条路走，都给我扫听准了，然后告诉我。”